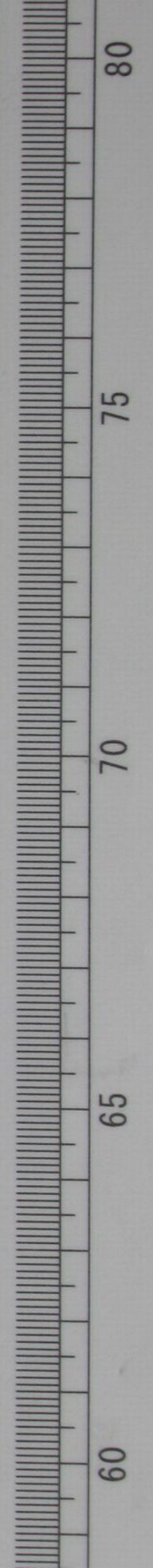




秋燈叢

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4
2



秋燈叢話卷之四

福山王 械凝齋著

江南諸生某工詩文尤精楷隸先達咸器重
之家素寒以訓課自給中州某邑宰慕其名
延之課于邑中有因奸殺其本夫者宰推鞠
情狀婦實不知情爰書將定矣會中秋宰宴
諸友偶論及之幕僚謂宜按律擬絞衆咸以
爲然生獨折之曰婦旣貳心烏得不知且爨
所自起也如公等議春秋討賊之義謂何反

個人研究費

沢田 瑞穂

55-01754

F0194-(2)

覆辨難莫之能屈衆爲所奪竟如生言周納
爲知情改擬凌遲律未幾婦伏法而生以偶
爾縱談事過亦不復置意越年忽嬰嗽疾久
不愈憊甚辭歸行數日疾略減一夕宿逆旅
又值中秋徘徊月下意頗自適爰有婦人至
前曰爾盍嗽嗽果應聲發後少瘥見婦至輒
嗽乃力疾抵家語其故皆惶惑莫解因念生
平於婦女無虧心事究不知是何孽報也祈
禱百出委頓益劇見前婦復來謂曰我卽某

縣某氏也失行有之謀毒吾夫實未與知爾
腐儒拘牽經義妄逞臆斷致我蒙殺夫之罪
受極慘之形此心何能甘也業已訟之冥府
逮爾赴質矣哀祈奚益越日果歿
究郡張某精數學所占每奇驗嘗貸友人金
友以囊空告張笑曰昨夕某餽金若干命婢
登几藏諸閣且戲握其足謂無人知耶友驚
以爲神借如數張持歸中夜聞屋瓦有聲知
爲盜呼曰諸君辱臨可下輝蓬華盜大驚急

走復呼曰若見拒休怪唐爰羣賊一時俱墜
若有執之下者咸稽首曰夙畏神明焉敢冒
犯特假道公府耳張曰無他有物特贈出金
示之羣賊姓名備書其上衆相顧錯愕張曰
數也不可違衆乃拜受而去又冬日赴友人
宴圍爐笑語忽以足炙火中衆驚拽出之張
不可移時始令人舁之而卧呻吟間家人來
報室遭回祿幸未傷人張曰予子應斃於火
父子骨肉也自燬以當之故得免耳人求其

術張曰學術至難授受非其人恐速禍張死
術竟無傳

棲霞林某性兇悍不信鬼神偶於田間掘得
肉毬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動衆驚曰此俗所
傳太歲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誕持歸妻孥咸
奔避謂讓林怒曰冥頑一物耳何畏爾棄
而食之方舉箸忽倒地七竅流血死

卽墨袁侍御爲諸生時頗負文名自以授科
第如拾芥初試棘闈極意經營夜將半一人

立簾前視之其亡父也哀怖甚不能言父曰
兒毋恐再見我當提言訖而沒後屢試無所
見康熙丙子場畢偶為所親道其事所親賀
曰今歲必售矣若翁名三重闈中次題乃王
天下節非預兆耶榜發果雋

吾鄉孝廉某南遊返棹病卧舟中恍惚至一
處城垣高峻而寂無人聲方徘徊間有躍馬
出者乃其故僕也見某卽下馬問訊云主人
欲入城散步耶適有事不及追隨門卒吾友

也可令前導言畢馳去卽有人引某入至一
官署峻宇雕甍重門洞啟出入紛紛某亦隨
衆進見鞞冠朱衣人坐堂上左右人各抱册
籍俄聞門外呵殿聲一達官肩輿至極驕從
之盛朱衣人拱手起迎遜之坐吏檢册呈上
朱衣人覽竟仍起立拱手達官乘輿鼓吹而
出頃之復有乘輿呵殿來者視之乃其戚某
也朱衣人拱迎遜坐如前吏復呈册閱數頁
色遽變戚某衣冠頓裂若有人被剝者旋被

鬼卒摔下銀鎗被體某方驚訝忽爲朱衣人所見呼問曰爾陽世人誰導爾來此某以門卒對拘卒至杖之令送出尋寤某計出門時戚故無恙意或病中幻境耳抵家問之其戚果獲數其期正舟中夢見時也乾隆庚午七月事

余村農家畜一牛頗雄健後有暗疾家人謀曰以此欺不識者尙可得價乃賣之鄰村獲五金束腰纏間途見一兔伏草內潛躡其後

捕得之抱諸懷復恐其逸解腰纏繫其項適遇里人立談持少懈兔忽脫去時秋禾遍野踪跡無所得某以細故不爲意歸方悟銀隨兔失悔無及矣越日買牛者刈禾田中得一死兔項間有纏帶啟而視之金在焉

寧海優人當夜半時有喚演劇者優辭以夜喚者出多金爲酬優人利之遂偕往既至庭宇宏敞賓朋羅列惟燈火青熒殊無光燄時值炎暑座間但覺陰氣逼人所演皆生旦諸

劇聲樂兩細扮演既半飼僮人以饅麪啖之
有塵土氣咸疑訝不敢食乃密謀帳前戲扮
天神鼓噪而出賓從俱驚駭奔竄燈光凡筵
候無所見衆亦昏然若夢天明始醒則共處
一大塚前旁列小塚纍纍有瓦器數事內盛
蚯蚓及視所贈金乃冥鏹也

姑蘇冢宰某公爲諸生時踈狂縱酒豪邁不
羈常夜行街衢見一巨人長丈許面目猙獰
搖曳而來公直前當其衝叱曰爾何物欲何

往巨人曰我奉差遣公幸暫避問何差不肯
言公堅持不釋巨人不得已乃曰我紅煞神
也某家完婚日時與我犯將往禍之公怒曰
此我良友肯容汝往耶相拒久之神曰時已
過往無及矣倏忽不見公急之友家則設彩
張樂新人方下輿謂主人曰速飲我酒爲若
守門坐至旦辭去其家問故以夜所見告并
問曰者爲誰曰某翁也遂造其寓曰爲人擇
日奈何使紅煞當今日者曰固知之弟此日

有文曲星化解耳

紹興獵戶某夏日山行雷雨猝至奔避密林中見大樹一株高插雲表中有巨穴如斗雷霆繞樹奮擊忽穴中惡烟騰出雷火輒破冲散如是者數心知爲怪也祝所換鳥槍曰請助雷公一臂俟雷烟相持時舉槍擊之雷應聲而下樹忽裂一大白蛇斃焉長數丈巨宦某身沒無嗣封翁猶在堂家資豐厚族人爭求爲繼封翁難其選告於族卜吉集宗

支擇當意者立焉

期族人咸至封翁指一

幼子謂曰此兒可兒何名眾以乳名僧竹對問取何義曰生時夢一僧頂竹入室遂以名之封翁瞿然曰數也立爲嗣封翁歿僧竹不守禮法家資蕩然矣傳封翁宦南中利某寺僧財構衅掠殺之埋竹下云

予鄉有赴都貿易者至某村外見一小兒尸戲溺其口曰稚子若有知試嘗乃公鹹淡味自是其村每夜聞有呵鹹淡公者村人怪異

循聲踪跡得兒尸若自口出疑爲神釀金瘞
之建廟其上卽額曰鹹淡公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轉相告語祈請無虛日歷數年某歸過
其村聞而笑曰枯骨烏能靈我一時戲語耳
告之故遂無驗又通州東壩有古廟三楹久
經頹敝一日香火忽盛傳數日前東便門有
輿夫昇一老姥探親潞河至右廟卽下輿而
入久不出輿夫人視之闕無人惟案傍有僮
值在焉詫爲奇遠近哄然施舍無算將刻石

新其廟有司聞而禁之風頓息廟仍荒落如
初又鄉人某途行風雨驟至顧田畔有廢石
臼蹲其內張蓋避焉雨霽而行村眾赴田間
見雨後溝澮皆盈獨石臼無涓滴以爲神異
爭建廟祀之祈禱頗靈香楮相屬於道一日
值祭賽期鄉人避雨者復過是村詢以故眾
告之鄉人曰此我張蓋以避其內也豈區區
頑石果能爲神耶越日廟燬於火魯申孺曰
妖由人與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其此

之謂與
茅郡諸生某春日郊行至某故宦別墅遊賞
力倦卽亭園幽絕處憩焉恍惚聞語云八仙
將至速掃除生驚起頓覺清風習習塵霧捲
空堦除庭院宛如新掃竊疑之坐侯亭側有
衣服襤褸形狀齷齪者八人相繼至某心數
之知仙幻形也拜懇解脫諸人笑曰我輩乞
人耳何仙之有生懇求不已乃曰無多言隨
我行繞亭三匝境界倏易雉垣聳峙高閣嵯

峨臨檻而望激濤洶湧仙山出沒烟際諸人
相謂曰可去矣卽有蓮花片片浮水來衆各
躍立蓮瓣上生逡巡却後衆其招之終疑懼
不敢前諸人乃嘯歌徜徉凌波上下頃之一
望杳然矣生悵惘不知身在何地尋見攜榼
提壺至者問之乃登郡蓬萊閣也瞬息間去
家已二百餘里

武定李氏婦夫死無子家貧苦節自守惟翁
在堂奉事維謹翁時六旬尚強健婦有侍婢

進於翁不可強納之繼以泣曰倘上天見憐
不絕李氏宗支此猶一線之望也如不見納
更遲數年悔無益矣言畢哽咽幾不成聲翁
不得已納其婢逾歲生一男婦調護周至囊
粟履空日夜勤紡績以佐朝夕稍有餘卽積
之比長爲之授室男亦連舉二子婦乃以其
幼子承夫祀里人賢之舉於官 旌焉
同年孫午橋爲余言其兄任大城時有馬生
者文學士也迹其祖與南省劉某俱中康熙

丁未科進士選縣令同謁八座某公公見劉
愕然曰子來乎劉應曰來矣已發甲筮仕乎
曰然見皮匠否曰未也公囑曰若見時務告
我劉應諾馬問其故弗告堅叩之乃曰余前
世爲明嘉靖間進士令某邑頗著廉能病歿
至一處若公府狀有朱衣人坐堂上余入揖
朱衣人起立讓坐謂曰君歷官清正夙深欽
佩須臾有一人跪階右詢之乃業皮匠者言
未竟役報云某禪師至朱衣人降階迎僧入

讓上坐僧曰人數已足可無須我行神揖而
啟曰上帝命也乃開座後門請僧入復命役
引皮匠從西角門出引余從東角門出覺蹈
空而行下視雲霧滃然不可辨識久之現一
河波濤浩渺水純赤色方徘徊間忽失足墜
水內呱呱一聲形體頓小已在襦褌中矣比
時心雖了了而終未之洩今所見某公卽禪
師也劉仕至監司未知見皮匠否

載貨物舟頗精潔一老客南北貿易恒主之
後客復買其舟南下索負畢將歸而疾作計
不能抵家顛危泣謂舟子曰吾病且死囊中
金幸付我妻孥來生當矢報大德舟子慰諭
許諾賈歿迺其金具棺殮之瘞諸道旁載金
歸徐出營運廣置田宅遂成富室舟子先艱
於嗣後生子頗俊爽深鍾愛之漸長喜遊蕩
屢戒不聽撻之奔匿床下舟子忿甚挈幃奮
擊陡見老者伏地上白鬚鬢宛然舟中病

賈也大驚投杖起後益恣肆無賴糜費貲產
如糞土每怒責卽以床下爲藏身地舟子心
知孽報無如之何不數年家產蕩盡依然寡
人矣

萊陽武生馬某病絕一晝夜將殮忽呼曰跌
死我矣舉家驚駭而某已復蘇衆問故云病
中恍惚信步出門覺身體輕逸任意所之入
一寺院闕無人聞密內有呻吟聲遂側身入
見少婦欹坐床際袒衣露腹一小沙彌自後

抱其腰一僧在前往來摩挲佇視良久忽腦
後若有物擊之者未及回顧身已撲地手足
頓小化爲嬰兒僧欲斃之婦曰我已失身幸
慈悲無傷此兒僧不聽遽擲之地不覺轟然
驚醒豈頃者已入輪迴乎時鄰村有婦歸寧
無踪夫家與訟經月未結馬心憶前事訴之
邑宰宰命役偕往跡之果有一廟入廟得窖
而婦在焉乃置僧於法

黔省修文縣白水洞產水銀官設場開採夫

役不下千餘巖下居民亦數百家附近一巨
寨也洞前二里許有溪清淺忽來一婦人裸
體浴其中艷麗異常而乳垂至臍居民哄動
空室走觀前近溪旁忽轟然有聲巖石崩塌
屋舍俱沒幸男婦先時走脫免於難而溪中
浴婦倏已無踪方悟神之化身救衆也越三
載餘村民至墜石處搜掘藥物聞石中有呼
救聲衆以爲鬼叱之應曰我非鬼寨西趙二
也昔年山崩爲石所壓幸當隙處得不死衆

力出之詢其故云山初震塌時昏暈不知及
蘇見四圍皆石其中空隙僅足容身無術可
出而饑餓特甚突有白鼠伏身旁長尺餘目
光如電照石上歷歷有字諦視乃觀音經也
鼠伸舌舐字作吞吐狀異焉試效之饑餓頓
減後每舐一字輒果腹累日三年來經字舐
滅殆盡今第餘數行耳衆視石上毫無字跡
而白鼠亦不知所往趙爲人素誠樸尤信奉
觀音經呪每晨必虔誦數遍歷數十年不倦

及遇救抵家取經展視字跡大半滅沒僅存
後幅數行宛如石罅中所見也

清和東鄰村有弟與兄嫂同居者兄應縣役
奉差別郡弟以叔嫂聚處恐涉瓜李嫌送歸
母家夜半聞叩門聲啟視乃鄰家婦婦素不
貞謂其弟獨寢故松來就力拒之婦竟解衣
而外無如何寄宿酒肆肆主人詢知其故潛
竊見婦寢焉其兄宿逆旅啟囊而公文無有
及於此尋覓夜已闌叩門不應踰垣入寢戶

虛掩疑之撫衾中有兩人卧意弟與妻私想
截其首盛以囊詣縣陳訴時晨光熹微路經
婦翁家搥其門門甫啟遽擲首於地婦翁驚
喊舉家聞聲競出妻亦與焉乃駭以為鬼翁
皇疾奔翁追之及衢其弟亦自巷左來適相
值復失聲反走弟挽其裾告曰昨送嫂歸寧
晚宿酒肆比曉抵家有兩尸無首橫死床榻
將稟官訊驗兄何為去而復返且驚異若是
耶益惶駭莫措亟借弟往岳家徵視始知兩

首爲酒肆主人與鄰婦也共赴縣投首云
李侍讀漁村典康熙庚午雲南鄉試著滇程
日記云點蒼山之巔有石室登者入其中輒
忘饑渴予兄方旭守大理常憑眺其上並無
所謂石室者內載苗人能變牛馬猫犬等形
夜入人家聞有共事亦未之見也

康熙癸巳恩科懷慶余生讀書開封某寺
爲人闢計一日雨雪生擁爐獨酌諷吟不輟
忽有客舉簾入氣宇不凡問其里居姓氏曰

閩人郭姓寓同寺別舍慕君高雅故來奉訪
讓之坐卽坐勸之飲卽飲言辭豪爽卽以特
藝議論多出人意表生不覺心折持近作正
之客曰可也再加陶鎔化其圭角則百發百
中矣因口授數題囑曰此我所竊擬者幸秘
之勿洩并教以批卻導窾宛轉取神之法談
次一童子攜樽至客曰昨友人貽我旨酒願
共一醉於是且飲且談夜分始去至明遍訪
同寺寓客並無其人未至一郭公祠木主題

曰祥符令福清郭公某神位生甚驚疑謹識
之其教作數題極意揣摩入闈杳如所擬遂
獲雋公車北上復捷南宮閱同年登科錄有
福清郭姓其祖爲祥符令名亦同亟訪之告
以故郭曰適攜先祖遺照在展閱之狀貌宛
然旁立一童亦與所見無異

蘇撫陳公行部見藥室扁有題半半齋三字
者不解所謂命逮之比返署公冗不暇詢越
日呼至則銀鐺被體釋之問扁取何義對曰
取半積陰功半濟貧之義耳公笑而遣焉方
其初逮也役以爲有所廉諷凌逼百端其人
亦疑爲怨家構陷竭貲周旋及出微息已罄
矣公聞之悔償其值每舉以爲戒云

明末徽省有諸生馬某避難入深山得茅庵
一老僧在焉風度不凡馬求披剃爲之徒僧
曰子名心未化姑暫寓此馬見几案間多制
義及詩古文詞問之僧曰吾向業此結習未
忘耳居常與馬講論皆舉子業絕不及經讖

歷數年馬離家已久頗動鄉思僧已知之謂
曰吾早料子不能久居此今且去十載後再
相見也馬至家房舍俱遭兵燬宗族流亡無
有存者馬叔某任粵東監司往投之值開科
馬入試登第授兵科給事中尋以督師被劾
免官遂隸籍東粵順治初友人任陝西某邑
宰招馬往遭王寶臣之叛逃避山谷兩晝夜
攀轅百餘里至一庵疲極倒卧簷下忽聞人
呼曰子來乎吾候已久矣驚起視之僧也馬

恍然悟削髮從焉一日有官長至詢之係
川某邑令奉上檄採構楠木者叙家世亦馬
姓云父訪友死於兵因時在襁褓未及收骸
骨至今以爲恨馬知爲已子也曰尊公與某
交最篤今幸相值可云天緣某有不腆之物
且方外人亦無須此願以奉贈乃金釧一具
令受之歸其母見而泣曰此爾父物也當時
覓良工製造各佩其一露腕相示宛然無二
隨遣人赴庵求之已行矣踪跡經年竟不可

得

宣武門外粉坊琉璃街有室多怪異僦屋者
率不信宿而去部郎某愛其舍宇精潔欲居
之其戚某素負胆力請先往覘焉挑燈兀坐
將三鼓承塵上忽滴瀝有聲視之殷紅點點
濕潤如珠瞬息間濶至尺餘割然墮地乃一
半體尸也自項及腹截然斬齊予能行頃
之有聲如前倏又墮落半體左右踉蹌某方
注目凝視尸忽偏近其身急以手推撇勢如

膠粘不能脫旋即挾之起繞室擢躍某神魂
飛越不覺厲聲大叫僮僕聞聲趨視已昏仆
於地半日方蘇因述所見衆遍視室內依然
空寂也

江南吳尊詒籍山東卽墨乾隆癸酉春夢至
一廟遇故人因爾何得至此吳仰視額書森
羅殿三字驚曰吾命不足惜獨恨父母棺猶
藁厝死不瞑目矣須臾一人執簡出紫書數
行體甚飛舞視之有姑念吳某孝心可嘉令

於明年四月以下則糲糊不能辨識問執簡者曰不過屆期令汝來耳醒以夢語家人曰來歲四月定難逃矣吳爲萊郡宋司馬記室預支館穀寄其弟襄葬事甲戌春同宋司馬赴濟南倦憩古廟恍與夢境同尋得疾殆甚至四月六日昏卧床榻見其兄踉蹌自外來謂曰可憐吾兩人皆客死他鄉今奔馳數千里特來視汝相持痛哭蓋其兄已亡陝西數載矣俄其父亦至曰汝數當死以亟葬余余

已哀求神祇可速以臍貼地卽活矣吳如其言汗出而愈

江陵屠戶任某業屠六十餘年年逾八旬力尙健子孫濟濟某日夜經營積白鏹千餘兩又易黃金百兩寶而藏之一日市得大豬重三百餘斤解其半命店役掛鈎上役屢舉不能抵鈎呼衆助焉某笑罵曰一斑無用物只會噉飯此事須讓老將軍耳聳身躍出櫃外一手握豕蹄搭鈎尖上鈎連岩未與肉接某

性發欲試其武舉豕蹄猛力投之鈎甚銳穿其手腕透於臂不得脫老將軍竟掉臂游行矣沸血淋淋衆抱持欲出其鈎而新血茹鐵凝固不可解因并鈎置榻上延醫治之血流不愈呼號數日而絕子孫輩恣意蕩費黃白物頓盡店亦轉售別主其子無生理猶立他人砧案鼓刀以屠

登郡周某業薙髮性愛象局戲而技甚劣與人對局輒北一日宿廟中夢神告曰吾耳痒

甚如是者三天明登神案覘之有數雀巢神耳中驅去處爲拂拭夕復夢神謂曰爾有功當賞顧爾命薄既好奕導爾以用馬法因指授之曰持是可得百錢以贍飲食慎勿多求醒後技頓高用馬尤多奇變常賭財物人莫能勝但過百文卽昏然失其故技後竟藉此畢餘生焉

天津賈客某赴京貿易中途值雨趨避鄉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宿地衆曰村東有舍

數楹但新停一尸恐未便買不爲意往宿焉
夜半雨益猛霹靂加劇電光激射中尸輒蠕
蠕動初疑爲晃灼之故頃電光頻耀尸蹙然
起旋卓立於地賈懼甚破窓躍出尸接踵追
之以爪攫其背幸爲牖牆所阻而止乃疾聲
喊救衆聞趨視尸什牖內而賈呼背痛不可
忍審之有爪痕深寸許色白而無血跡旬餘
痛止而痕如故賈至今往來京津間或詢及
賈袒背相示云

蜀中士人李枝高才博學垂髫入泮年未弱
冠而天其父母哀慟過甚逾數日夢枝歸告
曰兒已死父母勿過傷十五年後清明日父
呼兒名哭塚上庶可相見仍爲父子及醒夫
妻述所夢相同異之越十五年父某携酒餽
哭奠兒墓有同邑童子名李芝者偶行郊外
聞哭心動細聽所呼者乃其名也大驚尋聲
至墓所見一老人伏塚上涕泗漣漣芝心知
同名欲前勸之老人忽驚起抱曰兒果來矣

芝曰孰爲爾兒者老人哭訴其故且曰形神
聲氣與亡兒畢肖問其年適十五問其生日
卽夢之次日也芝曰予生齒旣符形象亦肖
而名又同音豈爾子後身耶老人亦詢其祖
父居趾曰若父與余同庠曾通譜爲兄弟若
不棄敝廬在邇幸過我以慰老荆想念之切
芝如命造其家母見之悲喜交集宛似兒之
更生也芝感其誼歸白諸父次日父率芝至
謂枝父曰余與君同姓老兄弟余子卽若子

也况有夙緣乎立命芝拜爲義父枝父曰泉
死後遺篋不忍啟視今舉以相贈芝攜歸檢
視總稿二百餘首閱之恍然心會蹊徑若出
已手迨後入泮登鄉薦乾隆戊辰成進士枝
父母猶無恙芝仰承色笑一若親父母然
襄陽城東南有山名筆架峰高數十仞峯巒
層折天然奇秀爲一郡人文鍾祥之地前明
甲科尤盛登顯秩者代不乏人第恃勢爲虐
恒不守理法有司畏其威而莫敢制嘉靖間

郡守某公惡其所爲思有以敗之因謬謂紳
士曰此峰形勢固佳但襄城北鄙川原平衍
文星尙覺低陷若於峯頭建塔作文筆挿天
勢則科名更顯矣衆以守素精堪輿惑其言
遂如所教塔成後合郡無中式者歷我一朝
百餘年科名仍不振乾隆中有風水家尋龍
審脈始知塔居龍首主山失權致文秀之氣
鬱而不宣乃告諸紳士鳴於官毀其塔塔內
有鏤刻木人數十皆巾服攜具若諸生入闈

狀或眇或跛或荷穢而立無一完善方悟爲
魅厭之術也悉投諸火至庚辰恩科宜城
龔君國榜始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後則漸次
繼起蒸蒸日上矣

前明睢州有宿儒某屢試不第鬱憤無聊夜
夢人謂曰子須待衰可立向考乃可遂叩耳
覺而異之遍訪學校內並無其人偶出遊力
倦憩村塾中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詰其
姓名師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聞之甚爲驚

異詢其家貧甚乃攜歸親爲課讀弱冠聯登
甲第某鄉會皆與同榜袁歷官大司馬及其
歿也閱數年有老僕赴鄉收租途間見旌
旗閃爍驕從呼擁而來以爲達官經過趨避
道左忽與中人呼僕名甚悉視之乃其主袁
公也匍匐而前曰公已故尚在人世耶且現
居何職赫奕若是公曰勿多言正室樓級下
有藏金五甕當時未曾言及可歸語主母掘
取之言訖車馬輿從飄忽若風望之漸杳僕

歸告掘視果得金如數

有閩鎮某寧夏人五旬無子夫人爲置妾貌
頗端麗鎮喜甚婚夕就寢撫袒衣率率有聲
問之愀然曰容俟異日爲公詐言因問之乃
曰妾父聲列巖門啣冤繫獄三載於茲矣妾
弟幼穉不能控訴故備書願求囑妾收藏俟
弟長成時授之爲申雪之計耳鎮聞言驚躍
而起趨至外窺命女婢伴寢翌日言於郡守
白其寃并出資擇婿嫁焉後納妾連舉二子

皆成名

明末滄州旅道每有少婦月夜獨行作迷路狀或哀泣途次偽稱新寡者直孤客過乘機誘之墮其術卽有棍徒躍出多方嚇詐必盡喪其貲而後已名曰拋白余鄉有杜姓者赴都貿易戴月早行遇縞衣艷婦坐泣路隅問之曰新喪良人無所歸是以悲耳試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騎欲與款曲歿數人馳至阿曰何處狂徒擅敢誘拐良婦將執去鳴之官杜

罄囊以獻乃免抵都告貸親友經營載餘頗獲利重價市駿馬朝夕馳騁入問其故不答歲暮乘之東返復夜過其地見一婦徘徊月下詢所往以失路告策馬近視卽昔年泣路婦也乘間挾之起繫騎而馳比衆趨出已奔騰十餘里追莫及矣途間詳詰姓氏始知卽其夫飾之以行騙局者年來過客受其害不可枚舉婦亦耻靦顏爲人餌願隨杜歸遂納爲妾不復北上矣

寇氏鄖縣諸生郭以親妻也明末同夫携三
歲兒避難匿山谷中賊至將殺其夫氏給之
曰此吾夫與姪乞無被害吾從汝矣舉兒授
夫去度其去遠乃罵賊擲石中其面賊怒殺
之頭已墮地身屹立行百餘步乃仆伏林莽
者猶隱隱聞怒詈聲

終

秋燈叢話卷之五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徐州銅山張令能吏也他日外出遇民婦投
狀云身係嫠婦安貧守志有子年十六向為
李姓牧牛早出牧晚常不歸主人逐之遂捨
薪為活近於某日出至某日始歸凡七晝夜
驅牛七頭而返詢之不答敢自首令拘其子
至軀幹短小狀貌猥鄙蠢然一村童也詰其
故不對脇以刑乃云前歲牧牛田畔見有美

好女子二人來云前村某家女也相與調戲
遂成野合比散歸已越日矣再出常會合田
間返輒經宿後女又携兩美至并婢三人皆
與私焉自是歡好無間已經數月昨來謂曰
我輩緣盡將他適但與郎來往年餘未識妾
家今當偕往至一處有塔一座由塔門而入
房舍窈深床帳裊褥皆極華麗置酒作別歡
樂徹夜臨曉謂曰念郎貧窶欲相助無如命
薄何今且分手各贈牛一頭聊以表意因相

率送行代爲驅策將抵家衆女曰妾輩從此
別矣後會無期好自愛乃去實不知在外已
七日也令訝其奇命暫繫此童出示召牛主
越日領者相繼至皆宿州村人同父失牛者
村與徐屬接壤數里許果有塔在焉令諭牛
主索金若干召其母謂曰爾子事涉狐祟
不足爲異爾苦守清節又能訓予以正志深
可嘉今給此十餘金作爾養膳資牛各聽衆
領還

充郡有劉趙二人異村而居皆嗜酒赴郡城
偶同飲肆中量相若遂成傾蓋交每至郡輒
聚飲一日酒酣趙謂劉曰吾有女及笄君若
有子結爲婚媾可永固情好矣劉欣然曰固
所願也酌酒定盟極歡而罷未幾劉喪偶趙
往唁入室惟一襁褓兒呱呱床第問壻何往
躡喘不能答固詰之乃指兒以告趙怒曰焉
有及笄之女而孺孩提之童乎何見侮如是
拂衣而去方趙之請婚也劉業入醉鄉朦朧

許可醒而悔之已無及趙歸告其妻欲離趙
女不可曰一言既定彼雖幼我夫也且一悞
豈可再悞兒所慮者姑既孺多外出乳哺
無人必至失所何若攜歸親育之爲得也父
無如何從之饑寒疾苦女調護惟謹長始婚
而女齒近邁艱於育爲納妾生數子充人至
今稱之

太湖鄰邑居民某渡江舟覆聞空中語曰此
人應歸太湖中且釋之覺身忽浮起遇救獲

免某雖得生頗惡太湖語有女嫁洞庭山往
來必渡湖每值親家慶弔概託故不往一日
女歸寧回夫家某送抵湖岸請登舟話別堅
不許舟將發女忘攜奩具丐父回取艤舟以
待比至呼舟子接授衆謂其癡乃履板而上
足甫及舷忽風蕩舟開竟墜溺救無及矣
余家灑海康熙中有一巨魚隨潮至灑海不
能去遂死沙積長數十丈高三丈許鬚鬣宛
且而兩目無珠村民駕梯而登爭取其肉數

曰方盡目睽可容數人有失足墜其中者幾
溺死魚骨大於梁刺粗於椽里人取以建廟
或曰魚得罪龍神因抉其目或曰爲巨蝦蟆
去未知孰是又村人泛海曾見蟹大丈餘螯
如巨椽尾舟而前舵師戒勿言急撒米河中
久之乃沒又有舟遭颶風入大洋遙見檣桅
林立以千百計意爲泊舟處也振舵往將近
絕無舟楫惟高檣植立水中舟子大驚曰此
蝦鬚也觸之螫粉矣

予邑峇嶼寺僧夜行河畔見二人蹲沙際云
明午有驢騎人而渡者我輩得脫矣互相慶
慰僧叱之不見心知爲鬼而異其言也翌日
佇俟水次停午有婦人乘蹇同夫至後隨一
駒將渡駒跳躑不前夫乃負之以濟僧悟牽
其裾告之故夫懼偕婦返夜半二鬼譟於寺
曰吾等沉淪水底數十年今幸得代以爾饒
舌超拔無期行且禍爾矣連擾數夕僧爲禮
醮乃已

蘇州有馮生者性倜儻喜吟哦一夕挑燈誦
讀忽覺香風習習几前恍如飛鳥飄落視之
則一跼蹙女郎笑謂生曰妾與君夙緣聚合
不恥自媒幸勿疑懼生神魂飄越遂相繼絕
每夕必至至則異香滿室生父母初以爲妖
繼見生精神充悅疑頗釋久之家人咸得接
談齒牙便利無不傾聽然終莫覩其形性喜
歌每一發聲逸韻悠揚笙簧未足過也居五
載欲別去生挽留之曰數已盡矣相依久不

無戀戀當暫停三日遍別家人於是眷屬畢
集殷勤聚話眾從容請曰接談屢矣未覩芳
容今遠別肯一示色相否言訖女已端坐榻
上眉目嬌好真天仙化人也臨行出符數紙
贈生日妾與君緣雖已斷情未能忘他日或
猝遭急難焚此當立至否則萬無輕瀆無何
生以事忤達官某陷生於法囑州牧煨煉之
勢頗危生憶前言焚符而女果至謂曰君情
才傲物應有此厄數日後灾星自退無足慮

旬餘達官以親憂去職州牧亦緣事左遷遂
得釋生念女綦切復焚前符女至讓之曰相
會未幾何遽違吾戒從此當永訣矣生慟悔
無措女曰後會旣絕今夕當爲君留但可清
談徹夜勿少褻懼天譴也戚好聞風早至見
其踪跡頗異羣以仙目之女憮然曰我非仙
乃畫眉鳥也馬生前世飼我倍極珍愛歷五
載不倦是以感念夙情與借仇體亦以五載
報也或問此去可証仙籍乎曰余功力淺薄

特一綫靈光第能幻化形質尚須潛修數百
年庶可望成正果耳頃雞鳴日將至矣轉瞬
已失

無錫孝廉某美丰儀有主人之目少時悅其
女婢私之不可以小星終齒臂定盟乃從焉
生授室後屢欲納婢而婦性嚴厲囁嚅不敢
言婢屢促之未果中心鬱結適主母以小故
誚讓遽白經生屢躡南闈入成均應京兆試
闈中丙夜方濡墨揮毫忽有操吳音者掀幔

入視之婢也生驚怖無所措婢含笑曰郎無
恐預賀郎君今科捷矣前此投繯非關君故
妾命薄也但殘骨置水濱行將漂沒郎君其
忍乎登科後無忘昔情收葬高原感且不朽
矣生深許之榜發果雋生父以春闈期近令
留京肄業勿遽歸庭訓頗嚴不敢以私情自
及入闈見婢盛怒而前曰郎何爽約之甚也
生懇試畢南旋必踐諾婢厲聲曰今無及矣
負心薄倖我已訴冥司命懸旦夕尚作非分

想即念置而去生完場後卽病日漸沉篤乃遣人抵家陳始末生父遍爲踪跡杳不可得蓋婢沒時藁葬水濱春水驟漲遺骸早付波臣矣生踰月而卒

寧夏某堡產西瓜味甘美甲於他郡有某姓種瓜十餘畝內一最大者視常瓜數倍驚喜以爲神佑昇獻某紳家先是某鄉人早起見巨蛇伏瓜旁瞪目凝視瓜栩栩然隨之長大可合抱蛇始去鄰奔至某家以所見告弗之

近謂某堡瓜有毒相戒不食而瓜業遂廢又某邑民園中結一桃大如斗妻摘以食夫咽未半仆地而絕姑以毒夫控官廉其情往驗之樹去園牆尺許適風吹桃枝拂牆角者再當其拂處露微孔搗之有巨蠍匿於內乃悟其寃而釋焉余家人自楚回云於黃河岸側見產高粱一本粗如拱穗婆婆四垂士女觀者相望於道物反常爲妖或有毒物伏其下

如前蛇蠍之類

子邑諸生某博學能文弱冠入泮先達咸器
重之謂是後來之秀某亦深自負視取科第
如拾芥顧數奇屢試輒蹶某科行裝將發忽
中止莫解其故有知之者云某臨行夢其父
謂曰凡值省試士子祖父皆先期赴棘院考
校善惡積善之家乘肩輿不善者荷桎梏兒
科第今生已矣何必僕僕道路貽乃父繆綬
苦也遂終身不試以廣文老

郡諸生某私婢有娠母覺而詰之婢以實
言母問生誰不承母素性嚴酷掠笞備至婢
不勝楚訴曰願與郎君質苟涉子虛死無所
恨生至婢詳述顛末并出贈物爲証言辭確
鑿生終赧顏不肯應媽屢受苦毒竟抑鬱死
生入闈見婢來謂曰曩者妾未死懼罪潛逃
耳今欲歸侍主母恐見責願得郎君手字爲
驗遂伸掌倩生書其上生時神思恍惚聽婢
指揮信筆直書書訖婢顧笑曰聊洩吾憤耳

乃去生移時醒視卷面字跡縱橫卽書婢掌
中字也

余同年徐君士楹文登人中丞公士林弟也
一日行隴上見車馬旌旗簇擁而來意達官
過方欲趨避歛已至前一青衣吏鞠躬請曰
方伯需人特迎公往署徐訝其不倫峻拒之
吏曰不見允當再至言訖而沒儀從亦頓失
所在始悟其非人也驚奔而歸後每出輒見
懼而匿諸室吏復現形迫致曰陰牒已下辭

亦奚益且不過暫行攝理頃卽歸耳何害徐
畏其逼漫應之卽昏然如寐旬餘不醒家人
守視越月始蘇曰冥攝藩篆新任到始放歸
問其情事不肯言惟云兄將來祿位遠勝於
弟好自愛中丞後登第歷官蘇州巡撫清潔
自勵不名一錢以勤勞沒於任同官贈賻儀
千金徐却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
受 上聞而嘉之時徐已雋鄉榜 賜
進士授東粵某邑令抵任踰歲卒

子邑之梁山下漁人網得一魚首稜稜似鵝
形雙目閃爍若向人乞憐者異而放之其去
如矢甫及波心霹靂震耳海濤山立魚陡長
數丈回首向岸叩謝者三乃鼓鬣揚鬣而逝
後漁人每舉網必得魚稱小有焉

揚商王翁以勤苦起家晚年田連阡陌臧獲
盈門王衣粗食淡晏如也每他出喜獨行一
日五鼓赴儀徵城未啟席地以待有二人踵
至若公役狀坐王側詰所事曰奉票往儀徵

拘人數三十有六限三日畢集是以早行王
素票見已名首列駭之因謂曰諸處頗寒願
具薄酌以盡微情邀入肆流連勸酌飲畢王
曰票中第一名卽我也不知何以見拘役愕
然曰實告君余非人乃陰卒也適叨厚愛不
能少爲地奈何但票中人數頗多俟先拘若
輩君歸處分家事三日後再來相邀是卽所
以報君也言訖而沒王歸召集親朋謂之曰
今將永訣如念曩好幸偕赴儀徵一別遂乘

巨舟令僮僕俱隨行抵中流見一婦人奮身
投水王號於衆曰能拯者酬多金衆競救援
婦得免詢其故云夫不才荒於博勸之反見
辱慚忿莫伸故自溺也王召其夫予百金俾
改業抵儀徵悉焚諸奴券放歸置酒與親朋
高會踰期無恙乃返棹回而竊疑其誕也次
日復早起立俟城闌頃見二役蹙蹙而來王
迎謂曰侯子三日昨始歸非爽約也役曰君
數應終因力行善事盡釋前愆增壽二紀

司責我輩漏言杖配遠方矣王請再酌役曰
君今陽氣甚熾不敢前如念曩好代爲懺悔
俾稍減罪孽君之惠也王許諾倏忽不見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而志不衰年六
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剪燭則誦正
擊節時忽一人牽簾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
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
字亦忘却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
展卷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試卷上

一告字墨跡淋漓愕眙問故生訴其由乃納卷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馬桂官吳郡名優也長與蔣某赴蘇見而悅之傾心相結馬感其情從之歸蔣或焉坐卧不少離戚友規勸弗聽其妻患之無術可遣詭曰馬子丰姿濯濯如春月柳妾見猶憐無怪君之眷戀也蔣聞言大驚恐妻有異志乃贈以金帛涕泣與訣馬訝之詰其故以實告馬憮然曰情好如吾兩人何來此魔障耶請

淨身以釋君疑遂自宮蔣爲延醫調治痊後情益篤無何妻歿誓不再娶與馬寢處若伉儷蔣饒於財惡少多挾之以邀重利有不滿其欲者控蔣私蓄內官蔣懼厚贈馬使之潛逸上下賄託乃得寢而貲財亦零替殆盡矣後應京兆試入都遇馬於慈仁寺服飾華麗握手道故馬歛歛曰不意君蹉跎至此吾今給事某王府幸蒙委任囊頗豐君勉志功名當竭貲襄助倘得善地舊業可復也爲蔣援

列除山西某邑令未幾馬緣事爲王府遣出
往依蔣情誼如初蔣性喜揮霍座上客常百
餘人且簞簋頗不飭馬屢諫弗納乃從容謂
曰日不常午何不預營三窟耶蔣曰誠善顧
安所得腹心之託乎馬曰某不可當此任耶
蔣出金授馬馬挾之而遁留書曰君危若朝
露燕處自喜今且別矣衆咸謂蔣不知人蔣
曰某之獲官此土馬力也且安知馬之終有
我乎無何蔣以貪婪敗戚友星散偕子歸

僧舍養殮不繼而追帑嚴切狼狽萬狀無
而問者一日有僧來訪視之馬也謂將曰囊
不聽吾言預知有今日余囊中物可稍解曰
前急歛曲數日辭去逾年蔣病歿馬來弔哭
極哀適遇 救援免乃同蔣子扶柩南回蔣
子隱傷無家憂形辭色馬曰公子長興山中
有薄產何過慮也蔣子不解至則舍宇修整
沃田數頃居然康阜馬爲之卜地營葬訖出
券契册籍謂蔣子曰此公子家物某歷年所

生息者謹以相授今而後吾事畢矣請從此
逝蔣子謂馬將遠去苦留之馬笑而不答明
晨不知所往通覓之見馬倚墓樹而立以手
牽帶置項下卽之氣已絕揀其底衣繫白絛
一幅書偈其上曰前世冤家今生佳話蠶死
絲纏烟消雲化蔣子感其義以禮葬之父墓
傍

東萊王兆麟前明嘉靖王子解元也春夕偕
同人夜讌坐中一人曰郭外東嶽廟頗著靈
異孰敢往取神圭當拜下風王應聲願往有
諸生李某時微醺攘臂請先行衆未及應已
離席而去久不返王疑李不勝酒故託大言
遁去遂繼往抵廟拜禱登案取圭出聞院中
有呻吟聲跡之見李生高懸樹間並無縮結
扶之不得下大驚奔告同人咸集神廟焚香
謝過李墮地良久始甦詢其故云甫至廟未
及叩拜瞥見一長人持巨帚喝曰王大人將
至余恐甚匿香案下長人入繞室掃除舉案

幙見余怒摔之出遂昏憤罔覺王仕至兵備
道歿時同郡有王某妻方臨募王夢一冠服
人登堂展謁視其刺乃兆麟名云與翁有宿
契願假館相依王方錯愕不知所答忽家人
以生子告驚寤因名之曰兆麟終嫌與鄉先
達同名更名萬象萬歷壬子孝廉仕至大京
兆臨終囑其家人曰吾將降生江南趁壬子
科去矣言訖而瞑

雍正初蓬萊楊令一正有幕友闕生瘡遠揚

州人夙不諳聲律之學一夕夢空際垂素紙
一幅長丈餘書云微雨初晴淡泞天鵲華雲
淨月娟娟雙峯聳秀相高下萬樹榮枯各歲
年獨鶴遠飛沙浦立蒼龍潛伏石根眠洞庭
水淼煙波濶搖宕星光一釣船運筆飛舞矯
若游龍正吟哦間轟然有聲如雷紙忽凌空
捲去闕遂驚覺

郭姓恩縣人住四女寺鎮宦裔也家中落鎮
有販紅棉線者至棠邑過張大司馬門媼婢

九
輩傳呼估買偶詢里居一婢曰太夫人鄉鄰也遠入白俄太夫人出白髮穆穆約年七十餘矣召至廳前問曰爾知郭氏近况乎對曰郭餘二子家計蕭條迴非昔比矣又問曰其樓無恙耶對曰尙未拆毀曰郭吾姪也煩致語使中視我任貧迫無賣樓也貽以酒食並餽之贐其人歸語郭郭曰吾安得有此姑曰彼意諄諄盍往探之郭束裝往太夫人見之悲喜交集二子亦不敢細問越日命車馬偕

郭歸省墳墓夜分屏人語二子曰爾識我乎我乃爾祖母婢也待我甚厚祖母歿爾父體先人意不索值出資嫁余東昌爲媒氏所誑遂爲司馬側室現任某郡太守者我子也我以主人厚恩遂冒郭姓受封樓中頗有積儲皆我與祖母親埋者歷歷誌之可掘取也如言發之果獲多金郭仍爲富室

黃邑姜姓妻王氏幼時坐榻上天忽陰晦巨霆暴作見一物大於猫伏匿膝下移時晴霽

物始去而裾裾聞燥濕若溺心竊異焉後歸
姜姓姜應康熙壬午鄉試二場病瘧力疾入
漏下三刻甫脫稿忽燈蕊爆落卷爲所燬蹇
迫無計一老叟舉簾入曰君無慮當代易之
頃出卷授姜曰君表中多疵句恐爲累如不
棄鄙陋某有數聯尙可採擇姜閱之組織精
工迴勝已作德焉詰叟姓氏曰姓吳侯君鹿
鳴筵後常踵賀也姜完卷詢同號者並無此
姓甚驚訝之榜發果獲雋赴宴時知書藝幾

被落賴表冠場耳心益德叟深以無可踪跡
爲憾歸寓有迎門而候者視之叟也延入展
謝叟笑曰山荆蒙尊闢大恩聊以相報何謝
焉姜愕眙不解叟曰歸問當自知之方姜之
未歸也王氏夜夢一艷婦歛衽而言曰夫人
識妾耶昔蒙蔭庇得免於難今妾夫已代爲
報矣王把袂欲與之言忽報錄人至喧闐驚
覺姜歸語其故方悟昔年所見之物卽狐也
託於王以避雷劫耳姜中康熙丙戌進士歷

官兵科給事中

有富室子遇相者曰某日時應為牛角觸斃
疑其誕而恐或驗乃深居院庭足不窺戶屈
期復樓居防範周密停午啟牕憑眺謂過此
以往相士之言不應矣俄耳內痒甚取簪搔
之忽風來窓闔觸簪貫耳遂死蓋簪係牛角
製也

錢塘章明玉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最調
章客楚中夢抵家杳無人跡惟見壁間題二

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綺繡風破月黃昏海
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
十七年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時却扇重相見
珍重蕉窗話舊緣覺憶詩句不祥急束裝歸
而妻已物故矣章哭之慟搜箱篋得絕命詩
二章正夢中所見也屢議婚未偕後官粵東
從化令始續絃李氏却扇時面龐酷肖前妻
審其生辰卽汪之逝日也細話前事適窓外
微雨滴芭蕉淅瀝可聽屈指歲月已十有七

載矣

河南劉孝廉石渠精數學占驗如神康熙己卯春予外舅勵文恭往問科名劉笑曰尊翁座上客不可慢也再問之不答及歸李殿撰蟠適在座是秋獲售正考官卽李也劉屢蹶禮闈而每試必赴衆謂曰君負管郭之智旣知業榜無分安用此僕僕爲曰此亦有數存焉艱辛須盡償之亥行趨避恐遭陰譴耳劉舅師爲德州盧公喜臣抱孫其子也幼時每

以終身問輒曰公子賢人也以爲諛詞置之後成進士再任兩淮一任長蘆理鹺政者三方悟前語蓋鹹與賢音相仿也

淮安寺僧某常往來徐沛間一日薄暮途行忽天氣清朗如晝見道旁朱門粉壁樓閣參差方佇立疑訝聞門內一女郎出光艷動人含笑相招僧魂迷神蕩徑與女郎攜手而入覺名花異植應接不暇適有途行者遙見一人坐塘側形狀怪異連呼不應就視之乃僧

自取穢泥遍塗頭額叩其故云我自與麗人
遊何與卿事而來相溷耶途人知其涉邪批
頰數下始恍然悟

子邑有軍戶丁姓楚省人以宰牛爲業一夕
獨行街衢有輿從鹵簿飛馳而來方欲走避
爲輿中所見叱問衝路者誰前馳以屠牛
丁姓對輿中人怒曰可刳其自言訖車馬人
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丁歸目遂眚

萊陽遲某讀書山寺中秋步月見一書生醉

卧殿畔有紅丸自口中閃爍而出圓如徑寸
之珠遠前吸而吞之書生驚覺慙曰還我物
當圖厚報心知狐也吐還之後任直隸磁州
牧制府趙公之垣以遲無治才頗相齟齬一
日報有故人吳某來訪延入卽書生也曰聞
君不獲於上官眷念曩情願効指臂耳遂代
爲筆畫凡所陳啟悉中款要自是得趙公歡
進性豪侈日食全羊猶云無下箸處吳以殺
生太重屢戒不聽尋辭去未幾署遭雷震延

燒衣物殆盡驚悸成疾以病免

山西某村每夜雞多亡失競覓無踪後有人
至古廟見死雞數十頭堆積簷下內惟一柩
停焉莫解其故有蔡某者素饒膽力眾慫恿
覘之及夕月光皎潔蔡詣廟潛伏椽際夜半
戛然有聲棺忽闕一女尸蹙然起旋躍而出
移時雞聲喔喔自外來則尸挾數雞反已坐
棺中矣屢嗅若疑有人者頃手握雞項吸其
血血盡擲門外復屢嗅乃仰臥棺閉如初某

屏息觀之股栗欲墜天明衆不見其出抵廟
視之則盤曲椽上已昏去救甦得其故鳴於
官昇至郊外焚焉

晉藩朱公一蜚好秉燭寢竟夜凡三易率以
爲常乾隆辛酉調任楚藩起程前夕燭焰結
花大如卵火光高數寸東方旣白含葩吐穗
燄煌如故詢諸僕從燭猶昨夕所燃並未更
易親朋稱異咸賦詩紀瑞無何被議尋歿語
云反常爲妖信哉

寧夏私販某避邏卒盤詰繞山而行泪至一
處懸崖仄徑溪水潺湲行數里境漸濶溪中
石卵纍纍大者如拳小者如彈丸某拾其類
毬者二攜歸兒童戲蹴之熠熠有光磨視乃
金也喧傳遠近競往尋覓峯巒猶是而石卵
杳不可得

余郡少司馬李望石先生初名立順治乙未
成進士授館職 賜名贊元康熙初官侍御
按巡楚省武昌寺僧某稔惡多端而錢神廣

佈莫敢發其奸公假曰者覘焉僧延接良殷
頃趨出久之不至公起視外戶已扃正惶惑
間有小沙彌伏牆際謂曰爾非按君李公平
公咄之曰聞新按君山左人願身長髯今公
語操北音面貌惟肖必微服來探者師謀夜
靜時縛而投諸井若不以實情告此厄恐難
免矣公聞之懼而虞其以言餌固詰之沙彌
泣曰我亦良家子遭其汚騙欲報無由豈肯
復相傾陷耶公察其誠乃出印印其臂令赴

官投首無何官卒馳至啟戶出公捕僧訊之
不答第問公原名爲何公告之歎曰數也夫
復何言遂斃諸杖僧少時曾遇異人謂曰他
年值非桃非杏非坐非行之人當謹避焉公
名姓恰好誠數之不可逃也沙彌還俗從公
今子孫猶有存者

終南山有石洞當亢旱時村民設壇祈禱必
於洞中取水雨乃降洞在山之麓狀類井兩
旁梯磴歷歷卽就石鑿成者衆挈瓶秉炬而

下歷百餘級始達洞底舉火燭之旁有竇高
三尺許進不數武復一竇亘其前低僅尺餘
蛇行乃能入紆曲奧折高低不一而森寒逼
人炬搖搖欲滅約行一晝夜忽平坦軒豁與
夏屋等四圍石壁光潔如削中構一殿鑄鐵
佛三殿後有聲甚厲怒號不絕跡之得巨穴
聲自穴中出或投以物卽有迅風捲之而起
相傳龍潛其下得雨後必返水於此否則後
雖祈請不復驗殿前兩壁各有清泉一股左

右噴激往來如織又如素練之橫亘空際第
見晶光迸射曾不墜溢涓滴取水者舉甌於
首望前跪祝移時有水如珠墜甌中頃卽溢
然滿矣急起以絮塞甌口持之而出比至洞
外已陰雲四合油然欲雨及入壇則滂沱立
霑焉

山西何生隨叔某遊京師寓崇文門內年未
弱冠叔防閑頗嚴不令外出一日叔赴友人
飲生潛至街衢眺望俄見輕車磷磷而至珠
簾綉箔數青衣款段相從內有女郎紅妝豔
冶頻蹙簾以目挑生生少年心醉信步隨之
歷數衢不覺日暮至一巨宅女郎下車招生
入堂中錦茵燦設異香滿室酒饌紛陳倍極
珍錯遂止宿流連數夕生迷戀佳麗頓忘其
出之久也叔歸覓姪無有跟尋頗急女已知
之謂曰君家踪跡者行將至此可速歸命青
衣導之出生恹恹如夢方欲覓路旋爲物色
者所得奔告其叔叔詰之乃以實對跡其處

則宜武門外將軍教場籍沒官房也封鑰儼
然窺其內惟蓬蒿滿徑而已

終

秋登叢話卷之六

福山王 咸凝齋著

即墨韓某訪道名山數年不返父母覓至勞
山上清宮見從一道人遊促之歸後欲再往
父母嚴防之鬱極而狂跳踰垣屋乃拘而幽
諸室一日撼戶呼曰吾師於某日行可速出
我遲無及矣家人以為妄臨期韓破窓躍出
奔往上清宮詢之云甫禮拜出跡至下清宮
云已赴海矣追及海濱道人踏蘆而渡離岸

已遠見韓至遙謂曰念子遠來如不相忘來
歲中秋可訪我於焦山之陰頃之烟波萬狀
渺不復覩及期往訪道人已先在謂曰子信
人也乃攜至一庵囑曰靜坐蒲團凡有聞見
須忘却身心切勿恐怖韓唯唯半夜狂飈驟
起牆宇震搖一虎咆哮而至有吞噬狀初甚
驚悸憶道人言收神凝坐虎相向久之始曳
尾去既而火光照耀滿室皆紅瞬息間窻戶
俱燬烈焰逼近鬚眉韓屹不爲動火頓滅復

聞波濤洶湧聲如崩裂俄自總外奔瀉而入
初僅及腰漸沒至頂仍不爲稍動頃之水亦
消萬籟無聲寂無所見而東方已白矣道人
謂曰子功力已臻其半當益勉之我有道友
見邀數日方回可耐心靜俟庵後門切勿輕
啟也既去復回叮嚀者再韓住庵數日道人
不至念諄囑可疑暫行開視師豈知之前啟
扉道人迎門笑入呵曰何道心不堅而違我
戒致前功盡棄耶韓驚愕謝過道人曰子緣

分止此耳注水釜中命韓熱之謂曰爾誠心
相隨無以爲贈釜中水可任意取飲竈旁列
盞盃盃等器韓心志灰頽乃取杯飲少許
道人歎曰吾固謂子緣分薄淺此玉液也多
飲之可以伐毛洗髓今吸此涓滴僅能却病
延年我亦從此逝矣轉瞬房宇頓失身露處
岩穴間惟聞松風謾謾溪澗潺湲而已
有童子某雙目失明聞勞山道士多異人往
求之道人曰恐爾立志不堅徒勞無益也竟

矣天誓日自明無退悔心道人出三針撒山
西中謂曰予能如數拾得可立見光明童敬
諾日入山尋摸無間寒暑始猶歸庵兩餐後
則採松毛栢子而啖之恒經日不歸手足重
繭肌膚皴裂不以爲苦歷數年始得一針道
人曰孺子可教矣當益勉力勿懈又經載餘
復獲其一第三針甫數日而得不禁狂喜雙
目豁然頓開泥首謝曰非吾師異術弟子何
能重覩天日道人曰志一則神凝神凝則精

氣充足而慧光內結雙目自可復明權操於爾何異術之有

杭郡孝廉沈某學問博洽邵君元齡器重之延請訓子督課頗勤一夕方就枕有二青衣人自床下出強沈行不從掖之而去天色慘淡杳無人踪行數十里隱約有城郭入焉至一衙署門宇巍煥侍從森嚴有達官坐堂上據案理文卷呼沈曰爾知罪否沈自揣生平無大過以不知對達官哂曰爾細思之沈念

毋多年未葬不孝之罪莫大於是達官曰非也沈念少年不檢曾狎一女婢且多口過罪應坐是達官搖首曰亦非也沈遲疑間有吏稟云此沈某前世事今生安得知達官額之命役取水一盂至令沈照視頓悟前世山西人執鞭爲業有客僱沈騎見重貲遂生異心路過太行時值薄暮險峻在前遽推墜之而劫其財了了如目前事達官曰爾知罪乎沈戰栗未及答達官拍案怒曰旣知罪矣又何

辭焉沈魂魄飛越不能自主頃之神少定所見俱杳而陰風漫漫波濤洶湧浩無津涘恍惚已化爲巨蛆形附葦葉上隨波旋轉慘楚萬狀痛哭而醒卻問之以夢告曰冤業相尋不能活矣邵多方慰解沈曰命盡須臾公長者願以身後託乃索筆書吾必死矣四字嘔血數升而絕

吾鄉孝廉張某雍正壬子應試省闈漏下三鼓陡見婦人塞簾諦視曰非也轉瞬失所在

張大驚遍語同號生一老儒蹙額曰是爲我來也張愕然問故曰先兄卽世寡嫂守志忽有煽中篝語者予恐爲門戶羞白諸母令改適嫂遽自經後每試輒相擾惟是賢有自起萋菲者實階之厲奚獨予咎慮其仍爲崇也延僧懺悔謂庶幾可免今復爾爾是終不我釋也言訖神色慘沮張解慰間號板忽轟然撲地硯覆卷上墨污殆遍生潛然曰今生已矣夫復何尤索張草視之曰君文雖佳慮難

入穀吾三藝頗得意君試錄之倘朱衣首肯
庶知予半生淪落非戡之罪也張如言榜發
果雋

揚州有顧氏兄弟者販雞爲業勤苦力作家
漸饒爲弟納婦生子後兄嬰惡疾輾轉床褥
不能生理弟憎之詬詈時聞兄忿甚乃匍匐
池中溺焉弟收葬後祓除房舍酌酒自慰醉
先寢妻挑燈縫紉門忽軋然啟見一人泥水
淋漓躑躅而前乃其兄也妻駭極欲呼倏不

見其夫忽口斲目瞬不能出語驚告鄰右莫
測所以凌晨方號呼而醒聲創墮起若受杖
者云兄訴之冥府因余陽數未終遂咎責以
傲耳時有麪店王老頗愿樸富室咸信之稱
貸每不索券一日貸五十金懷歸夜已闌恐
有不虞密置枕內其姬不知也越宿而王老
死富室遣人詢金姬無以應顧呻吟床榻疾
少閒問王老安否妻云歿已旬餘顧瞿然曰
幾悞矣速掖我往抵王店謂姬曰冥中見爾

夫云寄語我家貸金宜速還遲則落畜道以
償之姬曰言無有顧曰金置枕中爾家無知
者故煩我轉曰耳如言折視金故在也
海寧陳生妻某氏陡染奇疾日晝起居如常
夜卽悲號呼泣若有物凭焉百方不能愈僕
著央疑得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莫解
其義夜有縣胥三人叩門假宿陳欣然款留
忽聞哭聲來戶內陳倉皇奔入踰時乃止陳
出衆詢所以云內人娶此疾年餘矣醫藥罔

痊諸君惠顧其有異術相拯乎衆茫無以應
夜闌陳辭入頃哭聲復作三人聒不成寐乃
相與徘徊堦墀恍惚間一紅裳女子自內出
而哭頓息訝之共俟戶側見女子一入室則
晏如前三人謂曰殆是爲祟也俟其出尾之
東去至村外大樹下隱隱而沒三人環守樹
旁曉無所見乃回陳出謂衆曰昨夕三鼓後
內人安眠如初前此所未有也衆以所見告
陳聞之色變曰有是哉寃孽相尋無生理矣

蓋陳妻御下嚴有婢不勝捶楚縊死埋樹下
夜所見卽其魂也衆問而知其故曰何害彼
自輕生耳且主奴之分不可沒盍往樹下曉
以大義延僧懺悔厚恤其親則死者怨釋而
病可瘥矣陳從其言遂愈

康國中長安肆客貨一皮毬大如鵝卵縫紉
周密搖之窸窣有聲莫知其用經年無問者
有西賈見之撫弄不已叩所值客察其異詭
之曰十金賈曰當如數客益驚異言曰適相

戲耳非三十金不可賈亦無難色旣售客曰
吾以此博公多金勢無悔理公幸告我賈曰
此東珠也舟行恐爲蛟龍攫故藏之皮中以
韞其光耳

山陰諸生某妻歿閱月卽續絃收奩器用皆
前妻物也合卺夕陡見亡妻坐帳中生狂呼
而奔婦亦驚爲什家人扶救起忽作前妻語曰
薄倖郎我逝方一月何忽遽不能待且居我
室用我物曾不以杯酒相告人之無情一至

此乎我今取新殖行將及汝矣舉家哀祈良久婦乃蘇立移居別室四時婦必親祭終其身弗敢替

太湖漁人汲水灘畔拾得一盆細潤古樸將攜歸忽波濤洶湧湖水頓長其人急走水亦隨至大驚置湖中水遂落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後示夢其子曰我生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明晨出廣寧門值披蓑叟負鵝囊可採取之

有啄爾拇指者卽我也買歸勿失覺後以爲妄復夢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晨往果遇貨鵝叟試探手囊中一鵝起啄其指出視之素翻如鷺神駿不凡市之歸初賭酒食輒勝後稍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鬪屢捷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每局多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復夢父謂曰已爲償足我將去矣曉起視之鵝已斃

子堂兄某宅傍有墳一區前明周千戶墓也
後嗣式微遷移祖墓得一鏡可以摺疊舒之
鏗然有聲芒鑑毛髮求售錢數千兄以其墓
中物却之後不知歸誰氏

通州賈人某性嗜羊夏日啖食過飽復飲冰
水一盃旋即臥病狀似瘋痰而脉理則非羣
醫束手後一醫至詢知致病之由乃命取佳
醪十餘罈煮數沸傾浴器中昇病者坐浴冷
卽易焉比數次通體汗淫淫下移置衽席須

臆蹶然起平復如常或問醫導何術神效若
此曰多食羊肉爲冰水所凝胸膈閉塞故病
今得酒氣熏蒸汗出則滯化而疾瘳矣何神
之有

江撫某公太夫人夏日染急症危甚延醫診
之云年邁表虛服參桂當立愈僕司煎劑捧
獻行數武忽蹶而藥傾焉惶懼莫措憶肆有
貨香膏湯者色頗類市以進飲之而愈撫軍
厚酬之醫揚揚有德色僕私曰盍分惠否則

漏言醫驚愕僕告以故乃分給焉蓋偶中暑
氣醫誤視爲虛症也

某山蹊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輒青傷遍
體叫號而絕衆莫解其故適一叟負椒囊過
而憩焉見者驚相告語叟曰坐此已逾時矣
何害共發石驗視有尺餘巨蠍死焉向者皆
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之耳又某村寺宿
者多死漸致頽廢有雄黃買夜行失道入而
假寐黎明見佛口中有物蜿蜒下垂諦視之

蛇也蛇畏雄黃觸其氣遂酥軟不能動焉於
衆搜出撲殺之

霑化李司馬家居池館林泉擅一時之勝顏
其額曰亦園夏月晨興偕友人散步聞鼯聲
隱隱跡至書舍有狐卧榻上大如犬毛黝然
而光令僕潛入持之狐醒作人言曰我向居
城北古塚被酒誤入祈赦餘生感且不朽客
有議取皮爲冠者狐哀鳴雨泣李憐其能言
謂之曰今赦汝吾郭外有山庄數椽頗幽僻

假汝藏身勿爲人禍此地不得再至也狐點
頭作叩謝狀乃釋焉倏不見庄劍爲張氏別
墅名可園風亭月榭與亦園相頡頏張有西
賓高某遇園中值梅花盛開獨酌月下更餘
興未闌徘徊庭除見一女郎自花叢中出淡
妝雅服丰韻嫣然高驚愕未及問女曰我狐
也前蒙李公宥令我安居此院聞梅花爛熳
特來遊賞且與君有夙緣幸勿以異類相訝
高性素豪放復中酒遂攜入室後每夕輒至

情好日篤狐頗通翰墨高嘗出其詩詞質諸
同人衆以高夙不嫻聲律詢得其故傳聞遠
近能詩者競造訪之狐每與唱和其警句如
鳥啼春有泪花落月無聲之類膾炙人口露
邑好事者咸藏其稿又善絲桐欲聆其奏瑞
除密室衆坐戶外聲泠然出簾櫳聞踈越悠
揚四座傾聽一時琴師莫與匹也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愛手談康熙初應楚藩
伍公格幕偶訪友城外值友與客奕客布局

甚高詢其氏曰王姓與之談頗風雅遂成傾
蓋交延至署行裝華好而恂恂若書生似無
他能者人未之奇也一日署外火王隨眾往
觀火延援例某監司家焰勢迅猛其兩子樓
居不得出監司號於眾曰有能拯吾子者酬
千金王聞之聳身躍入捷如鷹隼須臾負兩
子下監司喜極謝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
篋中尚有部照一紙係某他日服官券不識
猶肯爲力否王復騰蹕直上挾數箱冒烈焰

飛出方其初登人第見白馬往來烟焰中比
出樓已灰燼而王神色自若也眾始知爲非
常人競求其術王曰城東數里外洪山之麓
有寶通寺深宏幽靜盍具饌餉我藉陳薄技
伍公乃擇吉張帷於廟廡明畢集酬酢移時
王袖中出鉛丸二謂眾曰諸君欲觀此耶卽
拋擲空際旋有白光兩道各長丈餘上下盤
旋矯若游龍而寒氣侵人不可逼視忽聞崩
塌聲牆宇震動殿東南角銀杏一株大數圍

嶄然中斷矣衆相顧驚愕白光倏沒王頓失
所在遺素紙一幅署曰與方公交半載囊中
物留以誌別計其物可值數千緡

棲霞林次山未第時午睡方醒有僕夫控馬
造門曰主人有事相求祈賜光臨未及致詳
隨之往至則宅第崇宏一叟貌頗魁岸候門
揖入簡載羅列勸酌殷勤從容請曰吾子若
孫每爲公族人所苦幸垂憐憫實感高惠林
族多習獵者默悟其異謂曰此易易耳某豈

倒半生尙能獲一第否翁非塵埃中人當
知之叟曰公異日名登四榜無虞也言訖命
僕送歸將抵家僕馬俱杳視所騎乃一竹杖
耳林歸戒其族勿淫原隲族人咸如約後三
甲副車至康熙戊子科始雋方悟四榜語
予族姪某與村人戲扶之而仆頃始甦云初
仆時恍惚有人持繩繫之去至公廨見一官
坐堂上云此人不宜來可放歸乃蘇又紹興
張李二人素交好偶因事論辨張以掌扑李

胸李驀然昏倒扶之已僵矣張大驚潛遁經
歲餘知其未死也遂歸李聞之過其家殷勤
話舊張曰前者恃愛與君角口並未著力何
至乃爾舒掌仿其狀李仍仰卧而絕力救不
復醒張心知爲宿孽詣縣投首云

小兒號爲啞科調治頗難遇僧人授予海上
方云小兒三日後取雞子白粘擦前後心手
心足心及兩肩井穴各十數遍見有黑絲即
用尖鑷拔出以不見爲度可除一切胎毒

風等症出痘亦稀試之頗驗

登郡士人某娶婦至門兩新人從輿中出容
貌宛肖家人莫能別白無如何乃共安之兩
婦俱賢淑各有所出一婦先歿一婦撫其子
女如已出又數年亦歿毫無他異究莫知其
真贗也

子邑西郭外元帝廟來一道人不知姓名貌
蠢甚而力作頗勤仲夏麥將熟道人遽刈以
歸師呵罵之弗顧也未幾淋雨浹旬河水暴

張鄰麥漂沒殆盡方悟其異覓之已遁去
天津某氏婦臨蓐產一肉毬旋轉不已夫以
爲怪埋諸郊踰年復產如前剖而視之儼然
嬰兒也哺之成立登賢書紹興伊友塋云其
婢女之父亦生肉毬中剖之得活初家饒裕
及其長也田產蕩盡遂鬻及子女焉

康熙中有方士某言未來事多奇驗甘中丞
赴任滇南某祖餞謂曰公好自愛一路功名
到吉祥以爲諛詞置之後盡節吉祥寺乃悟

其語又子宗人某試用川省問之答曰子指
日位列三台大喜謂將來台鼎可期抵省適
三台縣缺出撫軍題署踰歲卒於任

山左王生有戚某任楚湘潭令寄函招之生
往令適卒羈寓僧寺一夕挑燈獨坐有女子
奉幃入丰姿艷絕掩袂笑曰良宵兀坐得毋
岑寂耶生驚詢所自女曰妾家不遠近在西
鄰生悅其美不暇細詰旣而枕畔自云小名
繡琴寺牆外高樓卽妾居也曉去夜來情好

甚篤他日僧散步寺後有書樓高出牆際
而窻戶塵封若久無人居者疑而問之僧曰
此李某宅也李授山左充郡某邑令攜眷赴
任已數載矣生聞之色變僧笑曰君著繡琴
魔即生益駭而叩其故僧曰李有婢女名繡
琴偶因小故爲其主母撻死埋寺牆外每逢
月夜輒出現形生如夢初醒夜分又至生詰
之女慘然曰妾非禍君者有夙緣故相會耳
既見疑難以復留但妾實恨夜臺非伊朝夕

君若眷戀情好延僧懺悔早拯沉淪惠莫大
焉生許諾歛然而滅後歸應康熙丙子鄉試
首題子游爲武城宰一節日旣夕尙未脫稿
方挑燈苦吟見女舉簾入曰妾知君文思枯
澁代購得首藝頗佳口誦命生錄訖謂曰君
今科捷矣是卽所以相報也榜發果簡其房
師則充郡某邑李令也來春公車北上生迂
道謁李未及歛叙遽問生首藝何處得來生
以已作對不信固問之乃以實告李憮然曰

子固應中亦天所以罰我也蓋是歲李之子
應試楚省首題與山左同藝成頗自喜以犯
規被貼後省親來署閱同門卷王生首藝正
已闈中作也

卽墨城隍廟有吳道士者暑夜裸體湯殿側
見神端坐簷下一役跪稟曰西鄉打死人命
一案兇犯張進福已在逃神躊躇云著吳道
士代坐監一年道士聞之甚悉凌晨至郭外
見有人倉皇而來吳遽問曰西鄉有人命事

乎時某村果有其事兇犯潛逃鄉地莫知爲
誰疑吳知情執鳴於官吳亦忘其名屢受插
差禁錮囹圄逾年懸案未定一夜吳忽憶神
語號呼稱寃詢之備述其故乃差役往拘適
張以日久事寢卽於是夜潛歸廉得實遂釋
道人

東昌諸生許有進家寒鐵筆爲生一日晝寢
不醒其子喚之驚覺云子爲誰復左右視曰
我何至此毋與妻出急起避之曰非內親何

得相見母曰予爾母也汝夢耶曰非也我河南副榜傅某言訖遂出徧遊街市曰風景略似吾鄉其子強之歸腹饑索食食粗糲不能下咽晚不入內許無客舍就厨下憩焉三日後晨起忽曰吾適至門遇客趨出不知爲誰頃之豁然頓悟告其母曰兒向者神魂飄忽抵河南某城見一官斷獄判曰傅副榜病不至死但恃才傲物不知悛改可徒往山東受罪三日以警其後旋至某庄入一富家款待

甚豐并邀入內室我以素非相識惟於廳室憇兩晝夜而返家人亦以前言告之競以爲異來春燈節忽有人高車而來至許門徑入曰子河南傅某也伯母嫂夫人無恙耶適許觀燈他出家人尋歸許見之卽向所遇出門客也兩人各述夢中境易地皆然握手談心盟爲兄弟

山西榆次縣城東五里有東嶽廟頗著靈異神像裝塑如生東廡有木雕立判藍面赤髯

貌尤獍惡諸生顏有德素矜胆力春夕諸友
會飲或戲之曰君向有豪名敢抵廟中負得
左廊判官來當劇金作筵顏笑諾徑去無何
負至則一女尸也衆驚愕而散顏撫其體尚
溫負至家顏母灌以湯水移時乃甦詢之曰
我虞鄉縣沈家女今夜嫁爲曲家婦將就寢
忽聞雷聲轟然神輒昏迷覺有人拽之而走
如在雲霧中不意竟至此計其地有千餘里
矣時有德未娶僉曰此天緣也勸令議婚顏

母以有夫之婦不允命顏往詢其家至虞鄉
則沈曲兩姓爭訟方與顏告以故邑令備訊
其詳判歸顏案乃結
有樵子入深山遙見虎啣一巨鹿來急升大
樹匿焉虎置鹿於樹旁徑去樵者下取鹿藏
深草中復登樹以伺頃虎導一獸至高二尺
許獨角上豎目閃閃如電雄猛異常卽蹲踞
樹下虎左右覓鹿不得窘甚獸長吼一聲響
震山谷虎齧觶叩首獸復吼虎長跪其前獸

以角剔虎胸剖然中解乃吸盡其血徐徐而去樵夫下樹負鹿虎歸

濟南農人許某偶掘後園隙地得磁缸二啟之貯水如漿疑財物幻化挹勺許於碗置竈前有鄰女來乞火見而訝曰此地非貯銀所若遇他人必攫去矣許婦聞女言視碗中水果化爲銀意此女必有後福謀諸夫聘爲子婦鄰嫌許貧故索厚聘許卽取碗中物爲定踰年娶歸三朝後備牲醪命媳啟視依然水

也許屢欲傾棄終不忍捨經旬餘輒開視仍如故後許歿貧無以葬試再啟之已盡成白鏹矣

部郎某有婢無故自縊經旬餘部郎夢至一府第輝煌截業堂上坐冕服人儼若王者謂曰婢訟爾誣姦致死有之乎某力辨其誣卽見婢跪階下呼曰主人忘某夕月光皎潔命取溺器因露下體戲我乎曰事或有之亦斯睡方甦不及檢攝所致實無心也婢猶嗥嗥

爭訴某曰此外曾有談笑之迹及凌虐之情
乎婢辭塞王曰一節雖涉嫌疑餘無可指爾
自輕生耳叱婢出某遂驚寤

某邑旅店中有廂室多怪異遂扃閉不敢宿
後一客嗤其妄強啟之秉燭而寢夜分風聲
肅肅門忽闢有女子舉裳入姿態絕大粧束
尤爲奇艷徐步至榻前客諦視謂曰美麗如
卿誠尤物也若生人有此豈不可慰我旅邸
寂寥女聞言搔首撒髮形容頓改旋自取其

首置几上某笑曰適雖異類猶覺可憐今作
此伎倆可憎極矣遽吹燈寢達旦寂無所見
自是怪絕

吾邑南鄙村山崖下有巨潭深不可測魚充
物其中某歲夏旱水勢漸減村人利其多魚
也屏水而取之稍涸卽有清泉一股噴激而
上勢如匹練頃刻溢然滿矣衆異焉詰朝集
多人期必涸以窮其怪曰哺家人饋食至方
舉箸忽有道人來乞予數甌意猶未足衆舉

食盡推其前曰任從爾啖道人略不遜謝恣
意飽餐須臾而罄家相顧愕眙道人旋去移
時潭水將竭競舉網取魚無片鱗可得惟穴
底有巨洞洞旁集飯數堆一鼈首昂然自內
出粗如截筒厥狀睥然眾驚走登岸回顧潭
中水仍泔然如初

浙江孝廉某館於京師大紳家有日者來夾
已往事頗驗既而謂孝廉應遭雷殛孝廉哂
其誕日者曰固知子之弗信也第今年有造

訪者子必留飲席間物吾能預知盍卽此以
示信署券而別移時果有契友至久不去且
索飲孝廉恐其言驗雅不欲留而居停則出
饌相餉餉核紛陳悉如所云異焉詰朝日者
至孝廉告以故堅求厭禳日者乃指塾中童
子四人私謂曰此數子將來皆大貴顯某日
時至東郊古柏下命四童環坐其旁任有見
聞切無恐怖踰時可免孝廉惑其言屆期偕
四童坐樹下俄見陰雲四起飛電盤旋巨霆

卷六
三
暴作響振山谷內一童噤不自持遂奔去三童亦隨之而奔行未數武忽轟然一聲烟焰蔽空頃之晴霽四童回顧見栢樹已震裂而孝廉不知所在馳告家人競往踪尋不可得惟樹根下有髮蓬蓬掘視之一人僵立其中卽向之日者也正惶駭間值途行者言數里外有人昏卧道旁衆詢其狀急趨省視乃孝廉也已甦而起矣

吾邑有王李二人各以胆力自負時歲饑多

餓李李謂王曰郭外有倒斃者七敢深夜持粥歷數而哺之來朝觴以席且拜下風王許諾中夜往哺一尸忽吮啞而言曰粥甚美盍再哺我王大驚擲碗而奔歸卽卧病次日李往候王告之故謂將不起李驟然曰何怯甚此吾戲汝耳尸凡七我易其一而代之王爽然悟病若失

江南諸生某夜夢一武夫身環介冑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

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
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鬚鬣張動
撥刺不休目光爍爍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
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船至
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沉衆呼號莫措咸謂
無生理矣頃隨風破浪而前若有物負之行
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
鯉搖尾而逝

文登諸生林某苦志好學交丙夜猶吟哦不

輟忽見女子舉簾而入衣繡衣冠玉冠星時
月翹光彩照人謂生曰妾蓬萊仙子也仰慕
高風願託神契生驚喜不自持遂相綢繆每
夕必至儼同伉儷因之宿業頓廢精神恹恍
如疑其戚詰而知其故曰豈有仙人而淫泆
者非鬼卽妖今夕就寢當留其衣比曉可立
辨也生如衆指女酣睡時潛起取衣匿箱篋
內女聞雞鳴急起披衣不可得問生生不答
晨光欲動乃號泣赤體而奔天明起視篋中

惟有五色碎泥數片耳白於衆跡至城南十
 里許俗名娘娘廟者有素泥胚在焉毀之怪
 乃絕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家

